



边境散记

段雨生 著

边 境 散 記

段雨生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边境散记

段雨生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融登注册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: 1746·787×1092 1/32·2 5/16 印张·47,000字

1959年6月第1版

1959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,601—5,100

统一书号: 10111·469

定 价: (6)二 角

目 录

边境散记	1
再到南方边境	1
夜巡边防线	6
国庆节之夜的战斗	12
上等兵王毅中	18
伊尔的功劳	29
海底爆破	34
悲欢离合十五年	40
伞兵大尉	48
“他”	53
大路	65
和时间赛跑	70

边 境 散 記

再到南方边境

路 上

軍用卡車沿着寬闊的國防公路飛馳。兩旁的白楊樹，把公路打扮成美麗的林蔭道。穿過樹干望去，在無邊的金黃色稻海中，肥大的谷穗垂著頭，吃力地搖曳著。九月末，南海邊的第二季稻谷，已經成熟了。黑綠黑綠的香蕉樹，被一串串的果實壓彎了腰，寬大的綠葉，象是無數把扇子隨風飄搖，真使人覺得，這灼熱的空氣驟然變清涼了。眼前的景物，使我感到多么親切呀！半年前，我就是沿著這條路來到祖國南方边境的。現在又要和那些日夜守護在边境的戰士見面了。一張張熟悉的臉，浮現在我的眼前。

車上每個人都很活躍。這些歸隊的戰士，有的剛出學校，有的探家歸來，有的是提前離開醫院的。他們正在吵吵嚷嚷地“打百分”。

一個念頭閃過，我很想在車上找個熟人。這時，我聽有人嚷道：“劉黑娃，你真是個笨蛋……”

劉黑娃，不是二連那個小戰士嗎？他在这里？我急忙尋

找，哈！和我背对背坐着打扑克的就正是他。刘黑娃一见我，圆脸蛋立刻笑开了，丢下扑克就伸过两只手来，可是，他咬啮了一声，馬上又把左手抽回去了。我仔細一看，他袖筒里的胳膊纏着厚厚的綑帶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給特务咬的哩！那天，深夜里，我一心想捉活的，誰想那家伙属狗的，会咬人哩！”他看看我不安的脸，忙說，“已經好啦，你不见我已經出了院！”

这个十九岁的青年战士，前次我来时他刚刚入伍，学习最积极，各种測驗都是五分，可就是害怕夜間执勤。我还清楚記得，有一次夜間巡邏，走到一片树林前，班长叫他进去搜索，他央求班长道：“我一个人不敢去！”——活象个孩子。班长没有办法，只好跟他一起去。可是现在……

“那么說，你捉住特务了？”我問。

“嗯。”刘黑娃难为情地点点头。

“几个？”

“两个。”

多棒的小伙子，只半年工夫，他就鍛炼成智勇双全的战士了。我看着他那年輕而丰潤的脸，隱不住对他的喜爱！

不知疲倦的战士

汽車轉个小弯，駛进边境小鎮。通过一条喧鬧的街道，来到了整洁的营房区。哈！这里已經綠化了。松树、白杨树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，都是战士从山上挖来的。一方方的花園，开着鮮艳的花，散发着香气。我正看得入迷，忽听

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，转过头来，周指导员已经来到面前了。热乎乎的大手，握住我就问：“怎么这么久不来呀！”然后，夺了我的提包就走。他还是那样精神饱满。过去，我在这里生活的那些日子，他总是在白天的繁忙工作之后，夜里到警戒线去转一圈，几乎每天如此。这里问问情况，那里嘱咐几句，生怕出了什么漏洞。在风雨中，他把雨衣脱给战士，在寒风刺骨之夜，他把大衣披在战士身上。特别是到了什么重大的节日、假日，敌人活动猖狂的时候，他更是彻夜不眠地在防线上奔跑。可是，你要是问他累不累，他就会摇摇头说：“不觉累，习惯啦。怪呢，到时间就醒！”每当他巡查回来，躺在床上，说声：“完成任务，快作个甜梦吧！”接着，就呼呼入睡了。只有在这时候，你才能知道，他并不是不累，而是累极了。

.....

我赶上一步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忙吧？”

“差不多，”周指导员笑笑，“一切照旧！”

“身体还好吗？”

他笑着回答：“你不是已经看见啦！”

是呀！我看见了，我又一次看见了这个不知疲倦的战士！

晚 饭 后

晚饭后，运动场上可真热闹。远远看见有个人在跳远场里跳来跳去，象个灵巧的猴子，这是谁呢？我怀着好奇心走近一看，险些笑出来，原来是周玉昆，他还在练这一套呢。这小

伙子是1955年的兵，因为学习执勤各方面成绩良好，半年前就当上了副班长。可是他长得膀大腰圆，警戒线上那几条山沟，就怎么也跳不过去。这怎么给新战士作榜样？急得他够呛，就拚上命练跳远。前次我来时，有一天见他正在苦练，就上前鼓励他：“加油啊，六班副，人家新兵都跳过去了。”当时他挺不好意思，用手擦擦汗，操着广西话说：“新兵，有的过去，有的不过去！”把大家逗得直笑。有个河南战士说：“怪不得呢，你不是过不去，你是不过去呀！”惹的他挺不高兴。可是你看，现在他练得有多么灵活啦！我上前和他握手，打趣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是不过去吗？”周玉昆咧开大嘴笑了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我的普通话也会啦！”

背后传来一片吵嚷声，我转头望去，七班长李有矩乐滋滋地端着个棋盘似的东西，许多战士围着他，一窝蜂地拥进了宿舍。我还以为是誰下了盘绝妙的棋呢，急忙跑过去看，原来他端的是个地形模型。我想起来啦，七班长在边境上执勤三年多，他把这一带的地形摸得透熟。他发现新战士来到边境，一时难得摸清，早就说要做这么个模型给大家学习用。好个精致的模型！是用黄泥、杂草和树枝做的。丘陵、草丛、森林、洼地……活象真的。李有矩指手划脚给大家讲解。讲着讲着，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两个泥人来，一个是端枪的战士，一个是形色鬼祟的特务。哈，他一边讲着，一边表演起来，把战士们讲得眼睛随着他滴溜溜转。

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宿舍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小油灯闪着微弱的光。我整理下床铺准备早睡，夜间我还要和指导员出去夜巡呢。可是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：“战士们进步得

真快呀！”

在 朦 朧 中

在朦朧中，我听到脚步声，随后有人喊道：“通訊兵，把电话挪过来吧！”我听出这是雷連长的声音。他回来了。雷連长就住在我的隔壁。“白天重点深入前沿班，夜間回来掌握全連”——这是他的工作方法。

門开了，是誰走进了雷連长的房間，啊，是通訊兵。接着我听到咔咔的声音，是通訊兵把电话安在雷連长的床头上。一年以前，雷連长还在某城市警备部队工作，他初来边境时，最使他受苦的，就是这里的工作昼夜不分。而现在，照他自己的說法是“已經适应了”。那个硬帮帮的，連接着各个前沿哨所的电话机，成了他每夜不离的枕头。連他自己也說不清，究竟在每一个夜晚，他要被鈴声喚醒几次。

电话鈴响了，雷連长照例开始向各个前沿班搜集一天的情况了……。

夜巡边防线

机灵的哨兵

一觉醒来，已是午夜十二时，我急忙穿好衣服，走到窗外。满天的繁星挤着眼睛，月光象水银一般泄满大地，多好的夜呀！指导员也按时来到，我们几乎是同时说了声：“走吧！”就踏进了警戒地段。

我紧跟在指导员之后，踏着高低不平的小路。我们走过一片民房，从每个窗戶里传出甜蜜的鼾声。在这静静的夜晚，大地也在沉睡，就连最喜欢唱歌的昆虫也入了梦乡，只有那些刚刚醒来的萤火虫，闪着绿晶晶的光，快活地翻飞着。

来到第一警戒线，边境上那种特有的森然气氛，立刻包围了我们。展现在眼前的这一片空洞洞的大地，静悄悄地，好象你什么都不会看见。可是就在这里，无数战士正在进行着夜巡的活动。我们走着，不时地从草丛里，土坎后，大树旁，轻轻闪出一个个哨兵的身影，他们的动作敏捷而迅速，一点声响都不发。每一个哨兵的突然出现，都使我感到一阵紧张。有时我还没猜出这一个哨兵是怎样隐蔽的，突然两眼

前又閃出一個人來，簡直是出人意料。走到一片矮樹叢中，指導員忽然停住了腳步，他向誰發問：“情況怎樣呀？”我瞪大眼睛四處搜尋，却怎么也辨不出那低聲的回話聲發自何處。

“人在哪兒呀？”我低聲問指導員。指導員用嘴指指我身邊，接着，一個高大的身影緩緩站了起來，呀！就在我的身旁！

“沒看見？”指導員問我。

“沒看見。”我驚异地搖頭。

“那太好啦！”指導員顯然為他的戰士的巧妙隱蔽而高興了，“那就證明他的隱蔽成功啦！”

“成功，成功！”我連聲稱贊。

再往前走，我見有個戰士爬在土坡上，可能是誰打瞌睡啦。我問指導員，“這是誰？”指導員說，“誰也不是。”怎麼會誰也不是呢？我上前去摸了一把，呀！沙沙發響。指導員向我解釋道：“這是戰士們創造的‘迷惑戰術’，哨兵在別處呢！”這時，只見有個戰士帶着鋼盔，穿着斗篷式的雨衣，帶了一陣風從我們身旁走過去。

我不禁想起，前次我來邊境時，還沒看見這些新花樣，這都是戰士們的新創造啊！指導員告訴我，這些花樣是常常變化的，敵人越狡猾，戰士就越機靈，在狡猾的敵人面前，戰士變得聰明極啦！

在海灣里

小路把我們引上山崗，翻滾浪花的海灣展現在眼前。推

導員用電筒向海面上閃了几下，一只小舢板飞快駛來。我們坐上这只小舢板，登上了停泊在海峽里的小型炮艇。

站在炮艇上遠望，前面是驚濤駭浪的大海，背後和一條內河緊緊相連。這里是一條水上孔道。狡猾的敵人，在陸地上警戒嚴密的時候，常常在黑夜里，划着小船，或者游泳，企圖從這儿偷出偷入。逢上這種情形，扼守在這里的炮艇上的戰士，就要大顯身手了。

艇長告訴我說，有一天深夜，執勤戰士聽見很遠的地方有划槳的聲音，用電光照去，正是兩個人坐着小船企圖偷入。敵人見勢不利，轉頭就跑，他們吆喝不住，只好開上炮艇去追，一直追到大海里才算逮住。還有一次，在檢查過往的船只時，有個戰士發現那只船的舵旁，翻起一個可疑的浪花，這個戰士對着浪花就跳了下去，結果，從海底下把個特務給拖了上來。這個戰士就是著名的游泳能手鄧仁海。艇長說着向了望台上指指，鄧仁海正在那里守望，他的粗壯的身影在水面上浮動着。

我們順着階梯下到倉內，在中間那間寬大的房子里，有幾張帆布床吊在兩邊，三個戰士正在酣睡。在當中的鐵皮桌上，擺着一架收音機。從正面的玻璃窗可以清楚看見輪機房里的一切，一個戰士坐在駕駛台上備戰值班。在後尾的那個小房間里，整齊擺着鍋灶、碗櫥等。艇長領着我們參觀到這里，意味深長地說：“這就是我們的家呀！”是啊，這里是戰鬥的崗位，也是戰士們的家，他們幾個人，年年月月、日日夜夜生活在這個小小的炮艇上，天地也實在太小了。可是，他們的心里並不孤單，能夠在這里做一名前哨戰士，這

就是他們的最大幸福。

在風雨中

我們返回岸邊，突然從南海上涌來一片烏雲，大地變灰暗了，接着來的是雷鳴電閃。我們跑步前進，可是哪里還來得及，沒跑出几步，疾風夾雜着驟雨沒頭沒腦地蓋下來。我覺着喘不出氣來，在這瓢潑的大雨下，竟憋了滿身大汗。

走下一個小坡，來到了一座綠樹叢生的陡山。這里遍地是青苔，給雨一澆，溜滑溜滑。指導員回頭對我說：“當心哪，來到滑冰場啦！”說話之間，他那兩只腳就真象穿上了冰刀，撲通一聲，整个人臥在軟綿綿的青苔上了。我忍住笑，急忙去拉他，一迈步踏在一塊滑石頭上，也跟着栽倒下去。

我們抓住樹枝，摔倒爬起，再摔倒再爬起，艱難地攀登着。爬到山頂上，指導員又說：“作好準備吧，輪到屁股吃苦啦！”他這話可真是經驗之談，這回該着我領先表演，一屁股坐在一塊有棱的石頭上，摔得我全身骨節發麻。後來，我們只好蹲着往下挪，坐着向下滑。當我們下到山底時，全身好象散了架子，濕衣服沉重地壓在肩上，划破的傷痕被雨水浸得陣陣發痛。人，變成落湯鷄了。指導員長吁一口氣，望着這座奇妙的山，對我說，這兒是整個警戒綫最討厭的一塊地形，戰士們都把它叫作“鬼門關”。別看山不大，好些人進去就鉆不出來。只是因為敵人很喜歡它，我們就不能不對它特別感到興趣。

伊尔的本领

雨停了。月亮冲破乌云露出头来，重新把大地照得通亮。一条小溪淙淙流过，我们踏上了一座公路桥。这时，我听到桥底下传出呼呼的喘息声，禁不住抽出了手枪，指导员急忙按住我说：“别慌，是伊尔在这里执勤呢！”说话间，桥底下闪出了军犬教练员王顺斌的身影，随后军犬伊尔也跟了出来。它还在喘粗气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。

“把它控制住啊！”指导员对王顺斌说。

“不怕，它早就发现你们了，只是等着我的命令呢！”王顺斌说着，回头下了个口令：“定！”伊尔就乖乖地坐下，担任警戒任务去了。

对伊尔，我真是又是爱又是怕。这小家伙，自从出生五个月，就跟上王顺斌入训练队受训，学了整整三大本书的本领，警惕性最高，战斗能力坚强，在伸手不见掌的夜里，它能听出几百公尺的音响；它那鼻子更是机灵，只要有人从这里走过去，不管你跑到哪里，它都能找到你。它跟着王顺斌来到边境一年多，已经活捉了五个特务。今年“五一”节捉的那个特务，可真叫惊险，特务抽掉了独木桥，它就从山涧上跳过去，特务爬到树上，它就追到树上，特务跳进海里，它也就跟着扑到海里，特务向它开枪，它就追得更紧，到底一口咬掉了特务的手枪，把特务捉住了。但是，它也使人骇怕，有时，除了它的主人王顺斌，是谁也不能接近的。

现在，伊尔正在执行任务，你看它那聚精会神的样子，一对耳朵直直地竖着，胸脯挺得笔直，那神气劲，真是边防

軍人的好助手！

我們沿着公路返回連部，靜靜的夜空已被清脆的雞啼聲划破，邊境小鎮徐徐升起炊煙，東方泛起魚肚白色，黎明來了。

南方邊境，在邊防戰士守護下，又度過了寧靜的一夜。

国庆节之夜的战斗

夜，国庆节之夜，又是一个静静的夜。

现在的时间是晚上九时。收音机里传来北京的声音：我们亲爱的毛主席正在天安门上同首都人民一起度着狂欢之夜。

此刻，在天安门广场，该是怎样动人的情景呀！探照灯织成的水银网罩在高空，五颜六色的焰花，如同美丽的蝴蝶，纷飞起舞；在那沸腾的人海里，千万人拥簇着高歌漫步，不断发出欢乐的笑声。

此刻，在祖国的每一个城市，在乡村，也该是灯火辉煌，歌声四起吧！工人们走进剧场，俱乐部，农业社的丰收晚会也正在举行！就是眼前的这个边境小镇，到处也响起快乐人群的脚步声，农民兄弟正拥向打谷场，那里就要开始放映电影了。

在这个伟大的节日之夜，我们的整个祖国，都沉浸在欢腾中了。

然而，这里的边防军驻地，却比往日显得更寂静。

早在三天前，战士们就搭起了松枝彩门，为了开一个丰

盛的家乡晚会，他們練排了許多节目。但是，现在，战士们却在默默地披挂武装，准备去战斗。

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，匪特們要在今夜来爆炸通往内地的那座公路桥，还有桥头上行人歇息的小凉亭。也許有人会感觉敌人的計劃渺小可笑。但是没有什么奇怪的，“五一”节的晚上，他們不是在荒野里扔了一盒炸药，把草地炸了一个坑嗎？这就是一小撮匪特的本事。据说，今晚要給我們“更大的打击”呢！

雷連长宣布停止娱乐活动的那一刹，我看到战士们脸上閃过失望的神情——辛苦准备了半个月，又落空了。但是，任何情况都不能使边防战士感到突然。复杂的斗争生活，使他們摸熟了这样的规律：逢年逢节——敌人活动猖狂；边防軍过年过节——加倍紧张起来。有多少节假日是在风雨奔波中度过的呀！习惯了。

二

窗外响起沙沙的脚步声。巡逻組、軍犬組、加强哨兵出动了。一队一队，一个黑影又一个黑影，向前沿、纵深，向每一个保卫目标前进。

雷連长，好动的青年人，半小时前他还在練京戏，准备演出节目。一时却变得这样严肃了。他伏在桌上，左手握着电话听筒，右手里的紅鉛笔引着思路在地图上滑行。周指导員的紅脸膛也拉长了，两只眼随着連长的視線移动。

他們在地图上巡察整个防綫。这张画滿了符号的地图，早已印在他們的脑子里了。只是謹慎和責任心，使他們提防